

《长城万里图》之五

黎明前的夜色

周而复



《长城万里图》之五

黎明前的夜色

周而复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封面设计：古 元

责任编辑：刘海虹 于砚章

黎明前的夜色

Liming Qian De Yes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字数804,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6 插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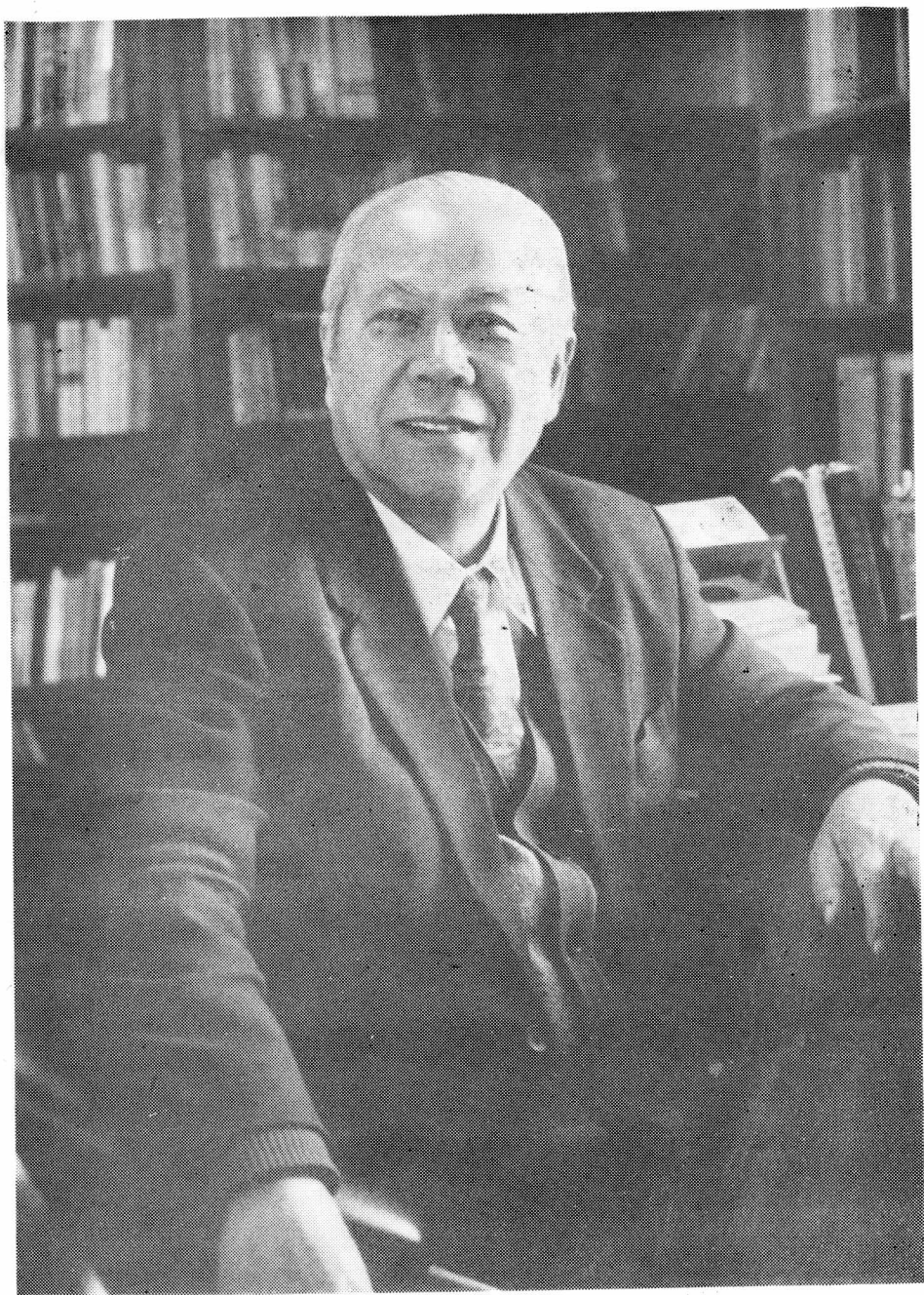
1993年2月北京第1版

199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02-002078-X/I • 1680

定价20.65元



作者像

当日本第一次攻击队机群轰炸珍珠港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正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吃简单的午餐。法拉这匹苏格兰种的黑色小狗蹲在轮椅旁边，仰头望着总统，摇着尾巴，要求得到总统菜盘里的鲜嫩带血的牛排。罗斯福满足它的希望，用刀切了一小块牛排，拿叉子叉起，向它晃了晃。它懂事地张大了嘴，接住罗斯福用叉子扔下的那块牛排，欢快地咀嚼。罗斯福举起酒杯对霍甫金斯说：

“你尝尝我今天调配的马提尼酒，味道怎么样？”

哈里·霍甫金斯这位前商务部长，现在是总统的顾问。他知道总统喜欢亲自调配淡味马提尼酒，自命是杰出的配酒师，喜欢得到别人的赞赏。总统给霍甫金斯取了一个绰号 Harry the Hop(鸦片鬼哈里)，不过只是在背后称呼他这绰号。这绰号自然很快传到霍甫金斯的耳朵里，他知道总统喜欢给人取绰号，总统身边的亲信，几乎没有总统不给取绰号的。霍甫金斯不在乎这个戏谑的绰号。他效法总统，给总统取了个配酒师的绰号，并且当面称呼，总统不以为忤，反以为荣。霍甫金斯穿着鹅黄色鸡心领口的运动衫和银灰色裤子，坐在沙发里，喝了两口马提尼酒，站了起来，走到总统面前说：

“今天调配的比昨天的还好，酒淡而味醇，在整个美国找不到这样好的淡味马提尼酒，实在太好了。”

“商务部长的赞赏太使我高兴了。如果我当酒厂老板，一定

会成为百万富翁。”罗斯福的嘴角上露出那举世闻名的富有魅力的微笑。

“不仅是百万富翁，而且会是第一流的配酒师，立即闻名世界。我敬你一杯，祝你今天调配的成功。”

霍甫金斯和总统碰了碰杯，然后一口喝完，用空杯向总统照了照。罗斯福仰起头来一饮而尽，好像是把酒倒在漏斗里一样。他拿起瓶子，给霍甫金斯斟上一杯，幽默地说：

“承蒙赞赏我调配的酒，今天多喝两杯，我免费赠送，不取分文。”

“那我就欠了你一笔债了。”

“这不要紧，你可以做我酒厂的经纪人，还可以给我的酒厂做广告推销，不发薪金，只给酒喝，这样两讫。”

“那太好了，我可以和配酒师签订个合同。”

“你等我要塔莉小姐把合同打出来。”

罗斯福认真地说完，不禁笑出声来。他切了一块牛排放在嘴里咀嚼。

罗斯福兴高采烈，霍甫金斯也兴致勃勃。回到沙发上坐下，霍甫金斯想起总统写的信，可能对目前美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带来某种程度的缓和。他喝了两口马提尼酒，拿了一块土豆片放在嘴里吃完了，赞赏不已地说：

“你给裕仁天皇那封信写得十分巧妙，措词也非常妥帖……”

十二月六日下午，罗斯福修改了国务院为他起草的准备直接送给日本天皇的呼吁信后，把他的秘书塔莉小姐从五月花饭店的鸡尾酒会上叫到白宫。塔莉小姐赶到白宫，气喘吁吁，抹去额头微微渗出的汗迹，立即坐在总统身旁，记录总统口述给日本天皇的私人信件。

信中说，“几乎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总统曾致日本天皇一封信，建议建立两国友谊……”罗斯福保证“美国绝无侵犯印度支那之心”，接着说，“值此时刻，我谨函请陛下并热忱地希望陛下在这显然十分紧急的关头，会像我一样考虑驱散乌云的办法。我确信，不但为了我们两国人民，而且为邻近各国的生灵，我们俩都负有神圣使命去恢复传统的和睦关系，并防止全世界进一步遭受生灵涂炭和毁灭的灾难……”

罗斯福校看过塔莉小姐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信，签了名，给国务卿赫尔写了一个便条，要他用灰色密码拍给驻东京的美国大使格鲁，并命格鲁立即亲自送给裕仁天皇。

罗斯福听了霍甫金斯的赞赏，嘴角上微微露出得意的笑容，又担心地说：

“日本已经决定南进了，天皇不一定赞赏这封信啊。”

“这封信假如不能改变他们的决心，至少可以动摇他们的决心。”

“那也不一定。日本和德国是两个可怕的国家，希特勒和东条英机这两个法西斯头目，侵略成性，很难动摇他们的决心。”

“那是的。不过，美国的橄榄枝，天皇不能不考虑。”

“但愿如此。”罗斯福并不对日本寄托多少希望，他说，“从海军情报局截收的紫色密码中，今天上午你已经看到破译出来的日本的‘最后的拒绝照会’，这是东京给野村来栖的指令，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

“我们看到的只是前面十三部分，最后一部分还没有送来。”霍甫金斯还保留一线希望。

“前面十三部分说得很明显，称美国是东方的干涉别国事务的殖民主义侵略者。还把‘企图扼杀在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日本’的罪名加在美国头上。可是事实怎么样呢？进攻中国东北三省

炮制伪满洲国的是日本，不是美国；派出百万大军侵略大半个中国的是日本，不是美国；进驻越南七万多部队的是日本，不是美国。干涉别国事务侵略邻国的日本，却反咬一口，说美国是殖民主义侵略者，真正是法西斯强盗的逻辑。”

“惯于制造借口是日本传统的侵略伎俩。他们没有办法像对付中国那样，说在美国领土上失踪了什么官兵来挑起战争，就花样翻新，说美国是殖民主义侵略者，作为他们侵略美国的借口。”

“借口只不过是借口罢了，事实将揭穿谎言。”

“最后一部分的措词，会不会有所不同？”

“不大可能罢，”罗斯福没有把话说绝，“等着瞧吧……”

这时，海军情报局送来了截收破译的“拒绝照会”的第十四部分。罗斯福看完以后，示意霍甫金斯，霍甫金斯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他身边，很快看完了：这一部分宣布了日本停止同美国的谈判。罗斯福说：

“哈里，这意味着战争，我给天皇的信没有作用了。”

“总统的信至少表达了美国希望和日本恢复传统的和睦关系。”

“那只是美国的希望，日本决心要破坏这种和睦关系，美国没有办法制止。”

罗斯福坐在轮椅上耸了耸肩膀。假依在他脚边的法拉仿佛听懂了总统与顾问谈话的内容，它从总统的动作上看出罗斯福无可奈何，它亲昵地用嘴嗅了嗅总统的脚，温文尔雅地安慰总统；用亲密的眼光对着总统，好像说：你别理日本那一套欺骗的伎俩。

“日本已经准备发动战争，我们若不先发制人，防止日本突然袭击，那就太糟糕了！”

“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是民主的国家，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不能先发制人。”罗斯福加重语气说，“不行，不行。”

“那我们只有等待挨打了，而且不知道日本要在什么地方打我们……”

“可能在马来西亚，”罗斯福也在考虑，“也可能在菲律宾……”

这时，在宪法大街海军部办公室里，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上将已叫人送午餐来满足辘辘饥肠。午饭还没有到嘴，一份来自夏威夷司令部金梅尔上将的无线电报送到他的手里，只有两句话：

珍珠港遭到空袭，并非演习。

诺克斯上将破口惊呼：

“这不可能。日本本土距离珍珠港三千三百海里，上帝啊，不可能，一定是把地址写错了，把菲律宾写成了珍珠港。”

他再拿起电报一看：一点儿也不错，是珍珠港，不是菲律宾。那儿正停泊着美国大量的军舰。诺克斯认为不可能的事已经变成了残酷的现实，不容许他再有丝毫的怀疑。他立即抓起白宫的直通电话。椭圆形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霍甫金斯转过身，伸手拿过话筒说：

“我是霍甫金斯，总统在吃午餐，有什么紧急的事儿吗？”

诺克斯在电话里念了那份简短、但是令整个世界震惊的电报。霍甫金斯说：

“是不是弄错了地点？”

“我也曾怀疑过，但电报上明明写的是珍珠港，一点儿也不错。”

“日本不会进攻夏威夷，要不要核实一下？”

“电报上写得很清楚，不需要核实，请你马上报告总统……”

“好，有什么新消息，请你随时告诉我们……”

“好的，好的……”诺克斯匆匆挂上电话，旋即和金梅尔上将联系，进一步了解新的情况。

罗斯福没有吃完牛排，也没有兴趣吃完这顿简单的午餐了，他曾想方设法避免美国卷入战争的漩涡，他用贷款、武器和战略物资支援英国和中国等国家去抵抗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企图站在战争的大门以外，间接参加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希望平安无事地结束他的总统任期。在竞选总统的演说中，他为了消除人们对美国可能参战的忧虑，去年十月三十日在波士顿讲演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在向你们这些父母们讲话时，再次向你们作出一项保证。

我以前说过这样的话，今后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说下去。

你们的孩子们不会被派到国外去打仗。

他们参加训练是为了组成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仅仅这支军队的存在就能使我们的国土免遭战争的威胁。

这番话是民主党的战略家们要他讲的，因为另一位总统竞选者共和党威尔基争取到许多“母亲选票”。罗斯福的演讲从威尔基手中夺走了相当可观的选票，以压倒优势战胜对方：五千万人参加投票，罗斯福得到二千七百二十四万三千四百六十六票，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剩下来才属于威尔基，几乎相差五百万张票。美国选民选择了罗斯福。罗斯福经常记起他对选民的含蓄保证。霍甫金斯也没有忘记这个保证对于战胜威尔基所起的巨大作用。现在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却把战火烧到了美国的大门。

罗斯福陷入冷静的沉思，幸亏他在波士顿演讲中加了一

句：一旦受到进攻，那是例外。在民主党纲领中也有类似的保证和类似的句子，他严峻地说：

“假如这个电报属实，那么，这事就完全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

“你在波士顿演讲中加上那一句，具有政治家的远见。”

“一切法律都有但是，一切事物都有例外，世界上没有完全绝对的，何况这令人捉摸不定的战争魔鬼。”

“我们现在无路可走了。”

“是这样。和平已经死亡，战争魔鬼向我们走来，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迎接战争这个魔鬼。”

“要不要迅速通知国务院？”

“要，非常必要。日本政府可能还要耍什么鬼花样，让赫尔知道，好对付这些魔鬼。”罗斯福伸过手来，抓起白宫与国务卿的直通电话，沉着地说，“我是富兰克林，告诉你一个坏透了的消息，日本袭击了我们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你有没有时间到白宫来一趟？”

“现在没有时间，来栖特使和野村大使已经到了国务院外交官接待室，要求见我哩！”

“你可以见他们，但不要说你已经知道日军袭击了珍珠港，看他们怎么说。”

“估计他们要说的就是我们紫色密码破译的那份照会内容。”

“大概就是那个内容。不管他们怎么说，你的态度要严肃、要冷淡、要客气，把他们打发走。”

“好的。”

赫尔国务卿放下电话，望着约瑟夫·巴兰坦顾问，把罗斯福说的消息告诉巴兰坦，然后说：

“我想还是不见来栖和野村这两个家伙为好。”

“在这样紧急的重要关头，为什么拒绝见特使和大使呢？”

“我知道他们来要干什么，他们要来拒绝我们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照会。我没有见他们的必要，顶多派一位副国务卿见他们就可以了。”

“他们指名要见国务卿，也许，他们还有别的事要对你说呢。”

“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也许对我们说，日本宣战了。我去听他们宣战？这有什么意思？”

巴兰坦不赞成赫尔拒绝会见两位使节，但劝说无效，作为顾问无法做主。他想起刚才罗斯福在电话里的交待，便提醒道：

“总统不是说，你可以见他们吗？不能不考虑总统的意见。”

赫尔心头一愣：国务卿岂可不尊重总统的意见？并且总统说袭击珍珠港的消息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电报上译错字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万一电报有错，如果两位使节带来新的消息，作为国务卿，日方使节指名要见他，而他坚决不见，倘若真有什么重要变化紧急情况，那不是失职吗？他没有办法，说：

“那好，就见他们一下，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赫尔站起来，在室内迈着迟缓的步伐，走了一趟来回，又说，“你叫人通知两位使节到我这儿来。”

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电台抄收从东京发来的包括十四部分内容的拒绝照会，有些字打错了，机要秘书准备要打字员把整个电报重打一次，野村大使穿着深灰色克什米的冬大衣，站在机要室等候多时了，连忙向机要秘书摇手：

“时间已经晚了，等不及再打字了。”

“有几个字错了。”

“错了也没有关系，用笔改一下就行。”

“那好。”

机要秘书改好以后，野村来不及细看，抓过电报往门外走去，和迎面来的人撞了个满怀，他抬头一看是来栖，匆忙地表示歉意：

“对不起，特使。”

来栖伸出左手，指着脉门上戴的手表说：

“你看，快两点了。”

“啊！”野村刚才只是一个劲催促秘书快点把照会打好，忘记看表，经来栖一提，他大惊失色，慌慌忙忙地说，“晚了快一小时。”

“真糟糕，”来栖蹬了一下紫色的楼道地毯，说，“快走！”

他们匆匆上了汽车，从马萨诸塞大街风驰电掣一般向国务院开去。他们给礼宾官引进外交官接待室，说明来意，希望会见国务卿。礼宾官彬彬有礼地请他们稍候，就到里边去了。

时间在一秒一分地流逝，却不见礼宾官回来。来栖不断看表，焦急地问：

“怎么回事儿？”

“我也不知道。”野村说，“我担任驻美大使这么久，在国务院等这么长的时间见不到国务卿，是头一回。”

“让大使和特使等这么久，这在外交礼节上来说，表示冷淡。”

“不是冷淡，而是无礼。”野村向门外瞅了一下，没有礼宾官的影子，只见人来人往，十分匆忙。

“是不是国务卿不在？”

“不会的。事先打电话约好了的。”

“可是我们过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才到达国务院，是不是国务卿生气了？”

“约好了，不过迟到一会儿，怎么会生气？”

“也许不见我们？”来栖提出疑问。

“日美两国关系这么紧张，约好会见时间，他能不见吗？”

来栖不耐烦地站了起来，在接待室内忐忑不安地走来走去，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么是好。要是在平时，在别的国家，他忍受不了这样的冷遇，会甩手走了，让野村待在那儿去受窝囊气。但东京指示，要他们两人在华盛顿时间下午一时把照会送到国务院，现在时间已经耽误了，如果生气拂袖而去，那不是更错了吗？他歪着头问：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国务卿见我们的时候。”

来栖走到沙发面前，一屁股坐了下去，说：“那就等吧。”

来栖是特使，受不了这样的冷遇，一边叹气，一边看表。秒针好像走得很快，一眨眼的功夫就转了一圈，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他把胳膊放在沙发扶手上，头一仰，靠在沙发上，干脆闭上眼睛，什么也不看了。

在他们焦急的盼望中，礼宾官走了进来，把他们引进到宽大但陈设简单的国务卿办公室，赫尔见了他们。赫尔按捺住心头涌起的鄙视的波涛，冷冰冰地望着他不愿意见又不得不见的使节，拒绝握手，也没有请使节坐下，他像一座神圣不可侵犯的庄严的石头雕像站在那儿。

来栖特使看见赫尔冷漠的神情，几乎肺都要气炸了。他见向来温文尔雅的赫尔突然变得态度僵硬，对日本使节似理不理，他的手像是深秋将落未落的发黄的叶子在树枝上颤抖。

野村吉三郎大使没有计较这些，他为耽误了送出拒绝照会的时间而苦恼，这是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必须迅速交到国务卿手里，才能松口气。他惶恐地站在国务卿面前，像刚刚

到任的大使呈送国书一样，双手把那份照会送到国务卿手里，这位海军大将以抱歉的口气说：

“我奉命在今天下午一时向国务卿阁下递交这个答复，请收下。”

“为什么要在下午一时交给我？”

时间在两国交战关头，含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日本外务省规定在华盛顿今天下午一时送交照会是有重要原因的。华盛顿十二月七日下午一时，正是夏威夷时间十二月七日上午七时三十分，也是山本五十六大将用隐语绝密电下达命令：“攀登新高山一二〇八”，即十二月八日发起攻击珍珠港的时间^①。准时将照会送到国务卿手里，表明日本政府战前已通知了美国；过了这个时间，那就是日本国卑鄙的偷袭。东京的聪明计算，被日本驻美大使馆办成了蠢事。日本政府为了保密，没有让来栖特使和野村大使知道其中的奥秘，因此，野村老老实实在地说：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是日本大使，会不知道日本政府指令的含义？”

“实在不知道。”野村也感到奇怪，为什么要规定在下午一时？而国务卿对他们两人迟到一个多小时又为什么这样不高兴？（野村收到东京指令以后，就和国务院约定下午一时会见国务卿。）这是一个没有揭开的闷葫芦。

赫尔接过照会，戴上夹鼻眼镜，装模作样地看他早已知道的照会。来栖和野村站在那儿，望着赫尔身后的美国旗和国务卿的纹章。赫尔平时态度温和，讲话慢慢吞吞，彬彬有礼，可是，今天他看过照会嘴里却喷出一阵阵火苗：

“告诉你们：在过去九个月里，我和你们所有谈话，没有说过

^① 因为时差关系，东京十二月八日是华盛顿十二月七日。

一句不真实的话，这全有记录可查。供职五十年以来，我从未见过一份文件比这份更充满卑鄙的谎言和歪曲——这么卑鄙的弥天大谎和歪曲，在今天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在这个地球上，竟然会有一个政府能说得出口！”

来栖听赫尔这么严厉的指责，在他担任外交官的历史上是第一遭。他的两腿气得发抖，仿佛站不住了。他想反唇相讥，可是东京没有指示——作为特使，他没有权利发泄自己的气愤。他的嘴蠕动了一下，把到了嘴边的话语咽下去了。

海军大将野村担任日本驻美大使武官时，就曾和当时海军部副部长即现任总统罗斯福有过交往；他出任大使以后和罗斯福与赫尔往来更多，受到国务卿这么冷酷的斥责也是头一回。他没有忘记大使的责任，想为日本强词夺理的照会进行委婉的辩解。他张开嘴，说：

“现在不是辩解的时候，照会说得很清楚，不存在辩解的问题。”

赫尔怒不可遏，毫不客气地把手一抬，板着面孔向门一扬，表示请他们出去。野村不知所措地望了来栖一眼，暗示要商量怎么办。来栖和赫尔一样毫无表情，紧紧闭着嘴，好像防止他满腔的气愤喷射出来。野村只好尴尬地走到赫尔面前，压低了声音，说：

“再见。”

他伸出手去，要和国务卿告别，这回没有遭到拒绝，但赫尔只是应付了事，冷淡地握了一下，就松开手，轻蔑地说：

“再见，先生们。”

来栖和野村转过身去，低着头，带着羞辱，缓缓地走出办公室的大门。

赫尔没有送他们。等他们两人走出门外，他恶狠狠地

着两位日本使节的背影，吐出一句他的家乡田纳西骂人的话：

“无赖加屎虫！”